



天涯诗海

六月书

(外三首)

■ 路雨

逐鹿的干热风
击落了花草间的晨露
兴奋的鸟鸣
激动乡村的昼夜
步入收获的繁忙

蜂拥的麦浪
像波动的情绪
走势极好
由低而高
在辽阔的大地上延展

精神的光芒
刺伤了焦灼的眼睛
莹润饱满的籽粒
挤兑内心的空虚
把所有日子打磨出了棱角

六月

置身于浩瀚的麦田间
置身于火热的场景中
才能掏出生命的全部
才如此阳光和幸福
才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
让每一位劳动者昂首挺胸
让成熟的麦子
用最质朴的方式
向厚爱过它的大地致敬

麦田絮语

遵循自然法则
再寒冷的季节
也锁不住
生命任性的疯长
相信所有的绿色
都是自然最恰切的过度

六月的风温暖人间
把所有的文字烫金
种植在农谚里的麦子
开始在父亲的汗水里
拔节 抽穗 灌浆
逐渐走向饱满和成熟

密密匝匝的麦穗
是星罗棋布的粮食符号
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黄金
波澜壮阔
那是劳动者饱蘸汗水
在大地上泼墨的自豪

开镰季

布谷声声集结开镰的号角
一望无际的麦田
律动耀眼的金黄
延展饱满的畅想
繁忙的脚步
踩过香甜的梦境
我听到
父亲披着满天星光
蘸着皎洁的月色
噙着晨曦的磨镰声

晴朗的天空下
父亲手执镰刀
挥汗如雨
弯曲的身躯与大地平行
醉人的麦香四溢
融入一幅辽远的画卷
让我感受到醇厚质朴的父亲
对土地的虔诚和膜拜
对粮食的挚爱与敬畏

百家笔会

当站在农布格切山顶上,一个宛若遗落在人间的仙境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

从香格里拉出发,汽车在滇北的盘山公路上越爬越高。车窗外,金沙江的浪花闪烁着粼粼波光,与远处的雪山相互映衬。经过一路的翻山越岭,6个多小时的车程后,我来到了大山深处的藏族村落——洛通社。

这是一个站在海拔2250米,只有42户人家的小村子,整个村子被上千株三四百年历史的大核桃树包围着。走在羊肠小路上,深吸一口气,一阵阵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

村口的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与远处传来的牛铃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独特的欢迎乐章,简单、自然的乡村风情让人沉浸其中。村长次仁热情地迎上来:“远方的朋友,来得正是时候,山上的杜鹃花已经开了。”我注意到,次仁的藏袍下摆因为沾着清晨的露水,显出一副厚重的模样。

沿着羊肠小道往村子深处走去,脚下的石板路被岁月的风霜打

闲庭信步

鸟圈四绝



生活纪事

指尖上的理解

□ 许梦云

周末的午后,我像往常一样帮女儿整理书包。手指忽然触到夹层里的异物——那是团用作业纸层层包裹的硬物,洩出的樱粉色液体已渗透纸张。

我拨开层层的纸张,里面竟是一瓶未拧紧的指甲油。我本想私下找女儿谈,恰巧被丈夫看见了,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这个年纪别花心思在臭美上!”不满的语气让门口的女儿不敢吭声,她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拽着衣角。“孩子爸,阳台的花该浇了。”我轻轻推了推丈夫的背,他本想再说点什么,看了看我的眼神,识趣地离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空气中总弥漫着某种小心翼翼的寂静。女儿还是照常地做作业、练钢琴,只是往日的活泼劲儿消失了。我找了个机会跟她约定,等到五一放假,我给她染指甲,但这份美丽只能维持五天。她用不可置信的目光注视了我很久,而后小鸡啄米般地点头答应。

五一当天,我叫来女儿,见她的手边放着各色指甲油和闪亮的贴片,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她迫不及待地开始挑选颜色,一会儿指着粉色说:“这个好梦幻,像公主!”一会儿又对人鱼姬色情有独钟,“这个好像贝壳,涂上会发光!”那兴奋的模样,让我忍不住笑了。

磨得十分光滑。两边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屋顶上的青稞架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洋溢着沁人心脾的清香,那是漫山遍野的高山杜鹃散发出来的。粉白的花瓣随风飘落,像雪花一样洒在石板路上,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村后,农布格切神山巍峨耸立,山顶的积雪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圣洁的光芒。煨桑台上,桑烟袅袅升起,与山间的云雾相互缠绕,宛如一条白色的巨龙在山间飞舞。

我跟着次仁踏上了前往九湖一山的徒步之旅。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上攀登,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山岩上,雪燕在缝隙中筑巢,它们的身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行走在林间小道上,各种各样的鸟叫声不绝于耳,奏响着一曲美妙的林间赞歌。

我们首先来到了怪湖边。湖面平滑如镜,湖水呈现出深邃的墨色,仿佛是一块巨大的宝石镶嵌在山

这几天刷手机的时候误点了一篇帖子,封面图是四只卡通鸟,标题是《鸟圈四绝》,画风十分可爱,其后便是四只小鸟的“单鸟照”,并分别配上文字:一级建造师、一代宗师、一级大厨和一级设计师。我好奇地点开了评论区,在各类评论中寻找答案,没想到最终竟让我也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首先是一级建造师,学名朱颈斑鸠,长得非常好辨认,和鸽子一般大,头部鸽灰色,上体褐色,后颈围了一圈满是白色斑点的黑围脖,不怕人,叫声是“咕咕固”,一般在南方地区清晨四五点开始就能听到它的鸣叫。为什么叫一级建造师呢?因为筑巢技术十分潦草,风格极简,废弃花瓶锅碗瓢盆窗户缝隙,都是它的筑巢选址,人称“鸟界佛系摆烂王”。一根树枝、一条珍珠围脖、一个蛋,就是朱颈斑鸠的全部家当。

其次是一代宗师夜鹭,观鸟人亲切地喊它“夜师傅”。夜师傅的宗门是COS(cosplay,角色扮演)界的著名COS大王。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开始是观鸟人以为发现了新的鸟类品

生活纪事

指尖上的理解

□ 许梦云

待她选好后,我轻轻地握住女儿的小手,拿起指甲油,小心翼翼地涂抹着,女儿的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在房间里回荡。我一边涂,一边和她聊天,“宝贝,你为什么想涂指甲油呀?班里同学也涂吗?”女儿想了想,说:“我看电视上的大姐姐们涂着真的好好看,我和同学也会用彩色笔涂在指甲盖上,假装是指甲油。”我不禁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曾这样偷偷地爱美,也是不敢让人知道。

涂完指甲后,女儿像一只骄傲的小孔雀,跑到镜子前,举起双手,摆着各种造型,然后心满意足地跑出门去。我看着她欢快的背影,心想她定然是去找她的小伙伴们炫耀去了。然而,假期总是短暂的。当我拿着洗甲水,思虑再三后,假装平静地对女儿说:“宝贝,把指甲洗了吧,要好好上学啦。”意外的是,她爽快地伸出双手,示意我即刻就可以洗掉。

不久后的一天,老师发来她的作文,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妈妈,你擦掉的是颜色,留下的是对我的理解。我开心的不只是因为染了指甲,而是你懂我心里的想法。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看着这些文字,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原来,那些被我们共同涂抹的彩色,早已渗入比指甲更深的肌理,化作她心中的另一种花朵。

间。次仁告诉我,怪湖很神秘,如果有人人在湖边大声喧哗或者向湖中扔石头,就会引发大雨。我静静地站在湖边,既胆怯又新奇,生怕一不留神便招来了麻烦。

继续前行间,来到了月亮湖。弯弯的湖面,恰似一弯新月坠落在翡翠般的大地上。湖水清澈见底,湖边的草地上,开满了红的、黄的、蓝的各色野花,我徜徉在花丛中,仰望天空,只见蓝天白云倒映在湖中,微风拂过,涟漪层层,就像天空中的云朵在轻轻飘动。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第一牧场。窝棚里,温暖的炉火熊熊燃烧着,驱赶着山间的寒冷。牧民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他们的奶制品,新鲜的牛奶、香浓的酥油茶,还有美味的糌粑。我坐在炉火旁,听牧民们讲述着这里的故事,感受着他们简单而又幸福的生活。

夜幕降临,繁星点点,银河清晰

种,后来发现都是它COS的,就像厨房里的“姜师傅”,人送外号“鸟中生姜”。其中COS企鹅最像,也被称为中华田园企鹅。因为头顶的两三根带状饰羽,被网友戏称为“呆毛夜师傅”,因为喜夜出,也会调侃它红色的眼睛是熬夜所致。作为观鸟圈顶流,自然传言很多,最冷门的是:“你看到的所有鸟都是夜师傅COS的,鸟类是个谎言”。有网友说:“夜师傅就像游戏里的大保底,你什么都拍不到的时候总能拍到夜师傅。”由此可见观鸟人对夜师傅的偏爱。其实,夜鹭作为不容易被人类惊吓又常见的鸟类,易于观察,搭配其长相幽默又忧郁的神态,常常作为观鸟圈新手入门鸟。

再次是乌鸫,谐音外号“乌冬面”。乌鸫抓蚯蚓吃,经常和蚯蚓拔河,像抻面条一样,作为“一级大厨”确实很形象。其实它还有其他众多外号:它叫声嘹亮多变,有百舌之名,所以又称“一级歌唱表演艺术家”“一级口技师傅”。但是它睚眦必报,如果被惹到,报仇的方式简单粗暴——甩屎,于是有了雅号“轰炸机王牌飞行员”“空投大王”。在观鸟区我也学到

生活纪事

三代人的衣褶

□ 李本兰

外婆的衣箱里,安安稳稳地住着三件大襟衫,像三本泛黄的线装书。它们原本的颜色分别是靛青、大红、藏蓝,但打我记事起,外婆的每件衣服都洗得发白、领口、袖口、下摆边都磨出了细密的毛边,所以这些颜色早已在岁月里褪去了原本的锋芒,如同被水晕开的墨迹一般寡淡。

外婆的脚pad不规则地跳跃在衣服上,它们就像一首古老歌谣的休止符,在布褶的经纬间静静停驻,轻轻守护。外婆总说:“衣服要爱惜,一件好衣裳能穿半辈子。”她更会在每个春天把衣服从柜子里拿出来晾晒,阳光便与木柜子里独特的味道在院落里跳起了圆舞曲,而那些衣服就在晾衣绳上轻轻摇摆。我至今记得外婆抚摸衣物时温柔的神情,仿佛那些布料是她最亲密的老友。

母亲的青春就诗意了很多。那时候,父亲常骑着二八自行车,载着母亲去镇上的布店选料子。母亲手巧,一块普通的布料在她的手中很快能重获新生,成了爱笑的裙子。她有个装杂物的筐箩,里面装满了碎布头,五颜六色的,像一盒打翻的画笔。这些别人眼中的废料,在母亲那里都是宝贝。一块蓝格子的边角料可以做口袋,一条

地悬挂在夜空中,仿佛触手可及。我躺在草地上,仰望着星空,心中充满了敬畏和感慨。这里的星空是如此的纯净,没有城市的光污染,每一颗星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第二天清晨,我们继续跋涉,终于来到了山顶。当站在农布格切山顶上,一个宛若遗落在人间的仙境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座雪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梅里雪山。此时,太阳刚刚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雪山上,形成了壮观的日照金山景象。山脚下,心湖、绿松石湖、怪湖等九个高山湖泊环绕着农布格切山峰,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不同的光芒,有的湛蓝如宝石,有的碧绿如翡翠,有的洁白如雪……此情此景,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美丽奇幻。洛通社,一个隐藏在群山之中的神秘之地,等待着每一位旅者的探访。

了不少知识:如果遇到一只黑鸟,喙是黑色,那么它是乌鸦;如果喙是橙黄色,看它有没有鼻毛,有鼻毛的是八哥,没鼻毛的是乌鸦。

最后一位是一级设计师红尾水鸲,它的名字打字容易打成宏伟水渠,便有了此外号。雄鸟主体为暗灰蓝色,翅黑褐色,尾羽栗红色,非常醒目;雌鸟则整体灰暗些,尾部褐白。它们性格活跃,叫声单调清脆,停立时尾羽常不断地上下摆动,还将尾羽散成扇状,并左右来回摆动,显得非常机灵灵动、圆润可爱,人送爱称“大号蓝莓”“电尾小胖墩”。

这一篇帖子不仅让我深入地了解了“鸟圈四绝”,也让我对观鸟产生了向往。能与每一只不同的鸟儿相遇,已是自然的馈赠与命运的安排,去欣赏它们矫健的英姿,去记录它们优雅的歌鸣,去感受大自然带来的静谧与安详。突然有些理解为什么会有鸟圈,也许大家正是通过这些鸟儿去感知自然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它们的羽翼掠过四季,也在悄然提醒着我们: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万千生灵中的一员。

生活纪事

三代人的衣褶

红色的布条能滚边,就连最小的布片,也能拼成可爱的花朵。

母亲踩缝纫机时总哼唱着,右脚有节奏地起伏,仿佛在给旋律打拍子。记忆中,她穿着自己做的格子裙,裙摆飞扬的样子像一朵盛开的花,阳光穿过布褶的经纬,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那些年,我和妹妹的连衣裙总是成对出现,像两片相似又不相同的树叶,在阳光下闪着微光。母亲用她的巧手,为我们编织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今我的衣橱里,挂满了不同风格的衣服。每天早上挑选衣物时,就像在打开一个神秘的调色盘:蓝色衬衣配米白阔腿裤,黑色收腰裙的搭小皮鞋,牛仔套装混搭运动鞋……

记得有一年暑假去西双版纳旅游时,我亲手为自己染了一件亚麻裙。染坊老板是个温柔可人的年轻姑娘,她说每件衣服的纹路都是独一无二,就像树叶的脉络或手心的掌纹。每穿上它时,常有人问在哪里买的,我便笑着分享,我想这种快乐,亦是这个时代的馈赠。我不再用像外婆那样一件衣服穿到底,也不似母亲那般为一件新衣节衣缩食,学会了用衣着表达自己的心情与态度。它们也不再只是遮体的布料,而成了表达自我

古人云:“人间四月初夏时节,山外百花凋谢。而今已是农历五月了,这“芳菲”不仅气数未尽,反倒是愈发妩媚靓丽,用花团锦簇来形容,丝毫不过分。大自然分明是在给这个季节精心安排一场花之盛宴,每一朵花都怀揣着独特的故事,在暖阳与微风中,缓缓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与浪漫。

路过爱花的邻家,满院的蔷薇吸引了我的眼球。柔情蜜意的“七姊妹”,亲密无间地簇拥在一起,像是在分享着少女们的内心秘密。“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微风拂过,蔷薇的香气悠悠飘散,瞬间将人拉进了那个充满诗意的世界。

路边的槐花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一串串洁白的花穗挂满枝头,宛如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玉坠儿。古代文人墨客常以槐花寄托情思,唐代罗隐就曾写下“槐花结子桐叶焦,单飞越鸟啼青霄”,借槐花的兴衰,感叹时光匆匆、人生易逝,满腹的心事,却又欲说还休。孩童时代,我就没少在盛开着槐花的树下独自静坐,偶尔也会伸手去拨弄那低垂的花串,取少许的花瓣放入口中,清甜的滋味在舌尖散开,也唤醒了藏在心底最纯真的快乐。花香引得蜂蝶来,槐树的周围可热闹了,动与静,演绎得那么淋漓尽致。

路边小公园的花圃里,煽情的芍药肆意绽放,它们似火如霞又像雪,真可谓“花中宰相”,尽显雍容华贵之态。据说苏轼任扬州太守时,就对芍药情有独钟,还留下了“扬州芍药为天下之冠”的赞誉。眼前的芍药,每一朵都硕大而饱满,大气又端庄,层层叠叠的花瓣,无疑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让人不禁感叹“浩态狂香昔未逢,红灯烁烁绿盘龙”。

还有街角的鸢尾也悄悄露出了蓝紫色的花瓣,宛如一只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古希腊神话中,鸢尾是彩虹女神伊里斯的化身,她穿梭于天地之间,将美好的消息传递给世人。这般充满浪漫色彩的传说,更为鸢尾添了几分神秘的魅力。

在我看来,这农历五月的精彩丝毫不输春天,让春天变成了前浪,而这推波助澜的后浪,并没有辜负前浪的美意,以最美的姿态,诠释着生命的蓬勃与希望。每一朵花,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岁月长河中永不褪色的诗篇。

的载体,记录生活的画卷。

三代人的穿衣故事,像一首暖人的歌谣。外婆教会我们珍惜,母亲教会我们创造,而我们这一代,则学会了用衣服表达自己情感。每当站在镜前搭配衣物时,我总觉得三代女性的智慧都在衣褶间流动——外婆的朴素里藏着坚韧,母亲的巧手里带着灵动,而我的百变风格中,则融入了这个时代赋予的无限可能。三代人的衣褶里,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追求,以及那份永不褪色的女性力量。